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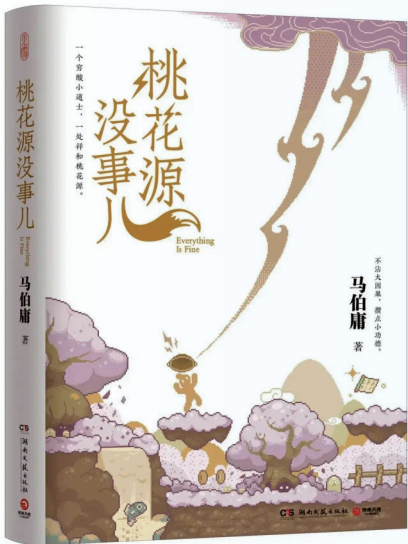
中国好书架

编者按:本期“中国好书架”栏目精选两本入选2025年6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图书的书评。《桃花源没事儿》以妖喻人,以幻写实,将成长的阵痛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用潜移默化方式直抵人心。《我们光芒万丈》通过转学少年侯小阳与异父异母“姐姐”毛一蔓从冲突到互助的校园生活,展现重组家庭青少年在老师、同学支持下突破心理困境、接纳自我的蜕变历程。

桃花源的祛魅与重构

——读马伯庸《桃花源没事儿》

◎ 王志高



马伯庸在其新作《桃花源没事儿》中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富诗意的“桃花源”意象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祛魅与重构。这部积淀十余年的作品,通过小道士玄穹的日常,展现了一个褪去理想光环的世俗桃花源。在这里,仙境传说与现代职场困境奇妙交融,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式乌托邦的当代诠释。

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马伯庸标志性的“见微知著”特色。前三分之二的篇幅如工笔画般细致描绘玄穹处理桃花源日常纠纷的琐碎工作,后三分之一则笔锋陡转,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将所有线索巧妙串联。这种由日常生活突然转向重大危机的

叙事转折,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戏剧张力,更暗喻着现代人生活中那些猝不及防的变故。当玄穹发现这场危机将影响他“每月二两三钱的菲薄俸禄”时,小说完成了对传统英雄叙事的彻底解构——理想国的存亡与一个小人物的薪资直接挂钩,这种荒诞却真实的因果链,恰恰构成了对当代社会最犀利的讽喻。

马伯庸在语言风格上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他既娴熟运用古典白话的简洁韵味,又大胆引入“KPI”“背锅”等现代职场术语,营造出时空错位的叙事效果。“蜘蛛精”抱怨“连个编制都没有”,“西海三太子”炫耀“我爹是龙王”,这些充满现代感的台词被植入神话语境,产生的不仅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喜剧效果,更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尖锐讽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雷”这一意象的运用——每当玄穹企图获取不义之财时必有天雷劈下,这一设定既是对“天道轮回”传统观念的幽默戏仿,更是对当代社会“德不配位”现象的深刻讥讽。

《桃花源没事儿》延续并深化了马伯庸“为小人物立传”的创作传统,但将视角下沉到更基层的位置。玄穹不再像《长安十二时辰》的张小敬那样肩负拯救城市的重任,也不像《长安的荔枝》的李善德那样承担特殊使命,他的困境纯粹是保住饭碗、维持生计这种最朴实的生存需求。这种极致的生活化视角,反而让作品获得了更普遍的共鸣。

小说对妖怪群像的塑造同样精彩纷呈。“西海三太子”傲慢表象下的家族压力,“蜘蛛精”敏感性格背后的身份焦虑,“狐妖”心机手段中隐藏的生存智慧,这些复杂立体的人物刻画打破了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论。马伯庸借此展现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众生相、浮世绘,每个角色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隐喻。这种以妖喻人的手法,明显受到《聊斋》的影响,正如作者坦言:“每次读《聊斋》都能读出新意。”

《桃花源没事儿》的出版正值马伯庸作品被多媒介改编的高峰期。这种跨界传播的成功,源于作品虽然植根于特定历史或奇幻语境,但探讨的却是超越时空的人性命题。玄穹面临的职场困境、薪资焦虑、责任与报酬的失衡,无一不是现代人的集体症候。马伯庸将现代情绪植入古典框架的做法,既让古代故事获得当代活力,又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历史观照。

《桃花源没事儿》最终完成了一次对传统乌托邦的祛魅与重建。马伯庸笔下的桃花源不再是避世的理想国,而是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缩影。玄穹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危机也未必彻底消除,但正是在这种未完成状态中,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生活样貌。作品告诉我们:理想不在远方,而在对待日常的态度中;英雄主义不在丰功伟绩,而在平凡坚守里。正如马伯庸在后记中所期许的——读者能在这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年轮”。

以温暖的笔触抒写蓬勃向上的成长力量

——读《我们光芒万丈》

◎ 刘敬

作家陈伟军的新著《我们光芒万丈》,是他继《少年奔跑在田间》《我想成为你的骄傲》等优秀长篇儿童小说后的又一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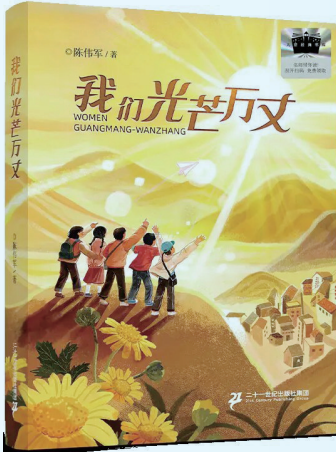
作者将侯小阳与毛一蔓这对“冤家同桌”置于重组家庭的“同一屋檐下”,以他们磕磕绊绊、悲喜交加的成长与变化——尤其是从“追光”到“发光”的心理蝶变为叙事主线,匠心独运地把家庭变故与重组、自我否定与认同、社会关照与支持等编织成一张温暖而坚韧的网。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歌曲简单,生活如麻。正如作者所说:“虽然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想象中大大的世界,但心里也一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极小空间,那里塞满了少年的心事和烦恼,成为一座不堪重负的心灵孤岛”。我想用文字的方式去点亮他们的这片小世界,努力照见他们的成长之路。”小说以民政部统计的十年间全国离婚登记数量达3800万对为现实注脚,将侯小阳与毛一蔓的“心灵孤岛”置于时代洪流中。他们对亲生父母能够复合如初的天真幻想,恰似悬在重组家庭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折射出儿童对家庭完整性的本能渴望,又彰显出成人世界情感裂变对

幼小心灵的巨大冲击。

诚然,儿童对父母的认知往往会经历从“理想化”到“去理想化”的过程,小说中大人物的不完美呈现,恰好加速了这一认知的转变,帮他们建立起了更真实的亲子关系模式。毛一蔓的父亲直言“爸爸不是超人,也会犯错,也会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的难过”,以及侯小阳母亲在家长会上的哽咽道歉等,他们表现出的无奈与脆弱,实际上也暗示着代际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心理成长这场“战役”中,父母的话语主导权往往会削弱,子女则会通过自我探索、老师教导与同伴支持等,获得与大人平等对话的资格。

小说紧扣时代脉搏,将心理诊疗功能融入校园生活。如社团成员在老师引导下进行“情绪温度计”测量,心理专家以“追光使者”身份参与故事讨论等,这种将专业心理干预嵌入日常叙事的尝试,既避免了枯燥乏味的说教,又为青少年提供了实用的“良方妙药”。当侯小阳在“追光社团”听到大家分享相似的经历时,他蓦然“感觉心里那扇一直紧闭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有光透了进来”。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与鼓励下,通过组建社团、帮助他人,实现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转变,而最重要的是,在照亮他人的过程中,自身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小说《我们光芒万丈》的价值似已超越了文学范畴。它像一面棱镜,将家庭变故、学业压力、身份认同等时代症候折射成七彩光谱,让每个在成长中跋涉的灵魂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夺目的绚烂。

光影纵横

在理想与现实间碰撞的普通人

——观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

◎ 黄伟兴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于8月2日在全国上映。作为《中国奇谭》中《小妖怪的夏天》的衍生作品,它延续了原作的细腻与温度,更以丰满的叙事,让观众在小妖们的奇幻西游之旅中,照见“小人物”平凡生活的真实模样。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浪浪山,主角小猪妖满怀希望进入大王洞,却因意外得罪了大王,无奈与蛤蟆精同行,开启西行之路。其中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对“小人物”的深情刻画。浪浪山上的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和猩猩怪,他们都是西游世界里的“小配角”,却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小猪妖带着一身初闯闯世界,屡屡碰壁但眼里依旧有光;蛤蟆精看似胆小,危急时刻却能挺身而出;黄鼠狼精用机灵为团队铺路,成为找到破局之法的靠谱伙伴;猩猩怪外冷内热的“社恐”属性,更藏着成年人不轻易示人的柔软。

小猪妖空怀本领,兢兢业业,三载寒暑难入“大王洞”之门。纵使以己之鬃毛,将铁锅刷得锃亮,渴盼被“看见”,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追剿,这何尝不是职场边缘困境的写照?一句“为什么他们能去取经,我们就不行”,其付诸实践的“痴想”,恰似对消磨殆尽的热情一声叩问。口吃的猩猩怪扮演齐天大圣隐喻内向者的身份焦虑,爱吐糟的蛤蟆精、话痨的黄鼠狼精带着原生缺陷,却因此拥有超越动画形象的真实重量。他们组成的“草台取经团”,被迫离开浪浪山后开启误打误撞的西行,从说书人处听闻唐僧师徒模样并模仿。

此外,影片善于融入网络热梗。“浪浪山”或许早已超越动画场景范畴,成为职场人心中“困境”的典型代名词。影片将这份共鸣予以具象化呈现:小猪妖面试时被问及“工作经验”,那句茫然的“我只会巡山”,淋漓尽致地道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无措;黄鼠狼精模仿“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进行调侃,在欢声笑语中蕴含着对经典的致敬之意。这些设计成功开启了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共情通道,似乎每一个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的人,都是浪浪山里那个努力却略显笨拙的小妖怪。

影片的叙事起点充满市井烟火气:小猪妖

因洗锅擦掉大王先祖题字遭追杀,群妖通宵赶制陷阱应付形式主义汇报,这些冷幽默的职场寓言精准戳中当代人生存体验。在母亲眼中,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在父亲口中,他们是值得骄傲的孩子。这种身份的撕裂感如此熟悉。其实我们不也一样?在城市的洪流里,或许只是被视作“边角料”的微尘,却始终是某个家庭全部的光热与寄托。影片以温情点破这份辛酸,让我们在“小妖”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平凡如尘埃,却因心中的爱与责任,背负着难以轻卸的重量。

尤为可贵的是,在踉踉跄跄的途中,他们心中那点微光未被熄灭。在长生诱惑当前,他们仍然保存着纯良底色;面对乡邻的疑惧憎恶,他们拼死守护无辜孩童。绝望中,相互扶持的暖意悄然流淌。没有惊天伟业,仅凭本能的善念与孤勇,他们也成就了属于自己的英雄主义。实际上,在宏大叙事之外,正是无数“小妖”这般微小的光芒,维系着世间的温度与底线。

结尾处,小妖们虽未取到真经,但实现了从“生存”到“觉醒”的重大蜕变,引起了观众对于生命价值的深层次思考。有网友热议:“生活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孙悟空,而是那些寂寂无名的小妖怪。”他们没有背景,全靠一份赤诚坚持。当我们回望走过的每一段人生路,又何尝不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取经路”?

《浪浪山小妖怪》褪去了童话的糖衣,究其内核,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平凡行路者的情书。音画内外满是理解与关怀,让人极易代入其中。它让我们在笑声中暂释重负,在共鸣里消解孤独,更在“小妖”的微光中,照见自身价值。纵然是广厦之基的寻常砖石,亦是亲人珍视的无上珍宝;纵然无通天坦途,内心的坚守便是最珍贵的勋章。

《浪浪山小妖怪》的叙事视角,始终聚焦于那些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碰撞的普通人。它并非对经典的简单改编,而是以创新的视角与当代精神,为古老的西游故事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其精神意义与艺术价值不言而喻。

戏里戏外的世界:《戏台》的隐喻与讽刺

◎ 黄西蒙

最近,陈佩斯导演与主演的电影《戏台》正在全国热映。作为知名喜剧老戏骨,陈佩斯与黄渤、姜武、尹正等影坛实力派的合作,可谓相得益彰。在一幕幕荒诞与戏谑的场景里,电影既展现了上个世纪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万象,也有时间与空间局限的魅力,让隐喻与讽刺的价值得到凸显。

《戏台》的场景设计与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其主线矛盾,一直围绕着陈佩斯饰演的五庆班班主侯喜亭与姜武饰演的民国军阀洪大师之间展开:侯班主希望继承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衣钵,保持演出的专业性,这象征着专业价值与独立人格;而洪大师则希望按照自己的喜好胡乱改编《霸王别姬》,让项羽“东山再起”,必须让“刘邦上吊”,甚至以武力威逼,这象征着权力话语与上位者的政治威慑。最终的结局,也是荒诞的:就在戏演不下去的时候,戏台之外,炮火连天,新来的蓝大师赶走了洪大师,戏台班子躲过一劫,却不得不再次服从新的掌权者。大幕落下,但戏外的世界还存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唏嘘与慨叹。

从这个意义上讲,《戏台》并不是一部让人简单发笑的喜剧,而是通过看似戏谑的表达,让观众渐渐接近严肃与深刻的内核。因此,《戏台》的节奏设计,就需要从慢到快,从插科打诨到剧烈冲突。观众看到了五庆班的无奈,也看到了老戏骨们在强权之下的纠结与委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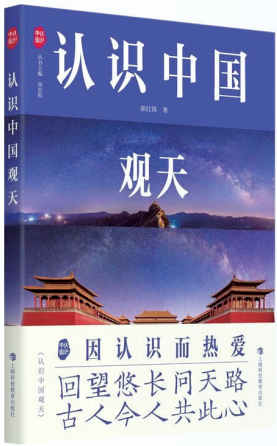
是服从命令、丢弃独立人格与专业价值,还是坚守文化遗产事业,甚至因此丢掉性命?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甚至连《戏台》的剧情设计都采取了一种近乎于“机械降神”的操作。“机械降神”是古希腊戏剧中一种常见的套路,当剧情无法合理进展之时,就让天神从天而降,让好人得到保护,让坏人得到惩罚。但这种操作,在后世看来,往往是粗暴的、机械的。在此,并非批评《戏台》表现手法老套,反而是“机械降神”之类的操作,让《戏台》的剧情更有合理性。因为,若从军阀混战时期的真实历史来看,不可能有哪个戏台班子能阻挡野蛮军阀的任性行为,军阀可以随意杀掉任何自己看

不惯的戏子,但若如此,《戏台》就是一出悲剧了,这不符合其喜剧的本质定位。但如果让洪大师这样的军阀突然良心发现,尊重五庆班的专业坚守,也是不合常理了,也会破坏此前营造的氛围。因此,只能采取“机械降神”之类的做法,让另一个军阀蓝大师“从天而降”,既保留了剧情的合理性,也进一步推进了作品的荒诞感。

从艺术手法上讲,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里,让观众有所感悟和启迪,才能避免“说教式”的价值观传递问题。一部电影远离低俗类的笑料,还想逗笑观众,就需要更高超的喜剧技巧。《戏台》的技巧之一,就是把“梗”藏起来,而不是过分“暴露”。比如,剧中军阀对旦角的偏爱、片尾“彩蛋”环节里凤小桐投河自尽,是对旧社会一些权贵的调侃,也是对上位者利用权力来施加暴力的嘲讽。这些表现手法比较隐晦,但放在剧情里,也能让观众看懂,会心一笑,既点到为止,无伤大雅,又增加了电影的趣味,不至于过于严肃。

讽刺的高明手法,也体现在黄渤饰演的大嗓儿这一角色上。大嗓儿并非专业表演者,就是个包子铺的票友,却能靠着热情与盲目自信,让军阀洪大师大呼过瘾。大嗓儿让剧情的波澜不惊走向剧烈冲突,但这只是艺术层面的价值,若从更深层的隐喻层面来看,他不仅消解了“楚霸王”代表的某种强权形象,也让普通人的身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大嗓儿的出现,很容易让人想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历史强音,会让小人物的光辉得到彰显,对那些所谓的“大人物”的形象进行解构,甚至有某种挑战权威的意味。加上黄渤的精彩表演,其艺术张力更加明显,也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关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小人物,尊重独立人格与专业价值,深入思考在强权之下的操守问题,可能是《戏台》丰富隐喻背后的一些着力点。当然,一部优秀电影的内涵绝不会、也不该被某些概念、标签来定义,每位观众在观影后有所启发,产生各异的思考,才是影片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认识中国观天》

郭红锋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古人怎样通过观察星象、记录天象、制作仪器、测量数据,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天文体系和传承。同时,针对当代宇宙探索进展,介绍了中国从起步到追赶再到腾飞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



《万川归》

朱辉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万风和、丁恩川、归霞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他们各自在时代浪潮中启航、坚守、迷惘与顿悟,最后又在奇异的“血缘”下汇聚。他们的生命与时代同频,叠奏出民族与家族、时代与个人、名利与奉献的多声部乐章。